

鄂督张之洞致总署容闳请造津镇铁路必有洋款万不可允电

洞沃电奏请力阻造山东铁路，计已上达。顷，闻容闳呈请造镇江至天津一路，报效百万，不胜惶骇！查胶州至京一千四百里，容闳所请之路必经济南省城。德路由胶至济止六百里。容闳来自美国，且事前即报效巨款，必系洋款无疑。即使间有华商，而在美之华商多与洋人合伙，物业归洋人保护，仍与洋股何异，且不仅美商铁路股票展转售卖，各国洋人皆有。虽容闳本无他意，但关涉洋股，容闳将来亦不能自主。容路短而款足，不过两年必成。德路直接容路，一年必成。此路成后，德之陆军长驱而北，一日直至永定门矣！容路既系洋股，将来必与德国勾串，断不能听中国指挥。一旦猝有变故，必如强占胶湾故智，防不胜防，战不胜战，避不及避，从此京师岂有安枕之日？危险万分！本为催德撤兵而彼要挟造路，今允其造路，是自召德兵也。或云东境之路我多造则德少造，似可限制德路，不知容路系洋股，即与洋路无异，为虎传翼。若欲限制，惟有告以山东路我必自造。但此路久已议定，应归奏派之总公司承造，尚可稍缓数年，以观时局，急图补救，备御各法。若两年之内德路已通京师，芦汉之路至速尚须五年，且容路在东，可自树一帜，占尽路利，比款必至翻悔，不肯交银，则芦汉路必因此而废。设有紧急，虽欲调兵入卫，亦来不及，国事真不堪设想矣！

总之，德索山东造路，万无可许之理。无论彼如何要挟，许以何项利益，其患皆较缓。倘德路可达京城，乃眉睫之祸也。若为挟制德路起见，则以容路抵制，不如以总公司为抵制办法，必无流弊。至容闳为洋人所欺，容路即系洋路，无论德路造与不造，容路皆不可准。准则今日必为大害，将来芦汉铁路成后并准兼造东路，洞必能劝公司各商报效巨款，万不宜受容之愚。伏望从长计较。

正月初九日

使德吕海寰致总署德外部述德主意请将胶澳路展至沂州电

外部毕鲁函约往见，据云：奉德主谕，胶事大局已定，甚善！惟请中国准胶澳铁路展至沂州，尤敦睦谊。寰告以沂路前经海靖议删，今又反复，殊不合。毕云：沂州利益大，请格外通融。因告以中、德兵民杂居，久必激变，中国难任保护，必撤兵方电商。毕云：兵甫战遽撤兵，此示民以怯，况中国所许未见效验，亦难请撤，若将究案及偿款早了，许展沂路，当可结案。告以照会互换谕旨批准，本已结案。诘难再四，彼仍坚持。海使明知理屈，故耸动德君出首，恐难遽夺。

正月初九日